

散文組 | 優異

印象集 / 甘駿暉



本人生於澳門，在澳門接受初等教育。本人自幼喜愛閱讀，人文、科學均略有涉獵。大學時期在臺灣國立成功大學攻讀物理學，取得物理學學士學位。現正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物理學哲學碩士學位。

當我們在思緒的陰暗迷宮裡穿行，造訪那些無盡的、不成形的記憶時，即使我們帶上了圓鋤、鏟子，也未必能發掘出所有細節。可是，這又有甚麼關係呢。總有一些記憶，一些印象，色彩是如此的鮮明，形狀是如此的勻稱，讓你驚訝，讓你忍不住把它捧在手裡細細欣賞。這些記憶的印象，收捲起來，一個接一個，便構成了生命的全部了。終究我們會發現，生命的奇蹟在於，無論光榮或是恥辱，興盛還是衰敗，最終都成為了記憶裡的一個輕盈的印象。

一、 鳥語

這是一個依山而建的校園，在這裡，你隨處可以聽到鳥的叫聲。在林間、在湖畔、在路上，無論你走在那裡，只要你駐足細聽，就會發覺在你的身邊，總有那麼一兩隻留鳥在竊竊私語。可以說，在校園內，鳥的叫聲已經成為眾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我的房間正對著後山，推開窗便是鳥的世界。當我累了、睏了，不經

意往窗外望時，總有這樣的時刻——我與某一隻鳥的目光對上了，成為了牠好奇的眼球裡的一個影像。我想，如果鳥兒有思想的話，或許牠會想知道我是誰，為何被困在這樣一個形狀古怪的籠子內。不過，這樣的情景是不太可能出現的了。那些守在枝條上的鳥兒，似乎對自己的羽毛的興趣，要比旁人生活的興趣大得多。無論那個角度看過去，鳥兒總是互不相干地散開，在樹枝間休息。它們一有機會就彎頭，以細小的喙，一下下地，往牠們的羽毛表面啄去，把羽毛整理得絲綢一般順滑。可是，倘若你認為鳥兒是易於親近的，你就錯了。當你想探頭而出，把窗子往外推時，哪怕是一點點，牠們已被嚇飛了，飛到你視線所不能及的地方去了。於是，我便放棄了窺視鳥兒們生活的想法，只是坐在我的位置上靜聽牠們的歌聲。久了，你會發覺純然的聽也不失為一種樂趣。

倘使你早一點起床，你就會驚覺，自己已被鳥聲包圍。這是一個奇妙的時刻，在上一刻，天地還是寂靜的，除了風吹過樹葉沙沙的聲音。可是，在下一瞬間，一陣短促的、焦急的鳴聲就毫無預警地傳來了——一隻早起的鳥兒從睡眠中醒來，唱起歌來。起初只有一條旋律線，但過不了多久，四方皆響起了和應的鳥聲。或許這是鳥兒們的默契吧。眾多的旋律線互相模仿、互相穿越，聽起來竟像極了一首節拍繁複的賦格曲！我曾經嘗試模仿鳥兒歌曲的節奏，可是不太成功。儘管牠們的歌聲很容易辨認，牠們的節奏卻很難掌握，那是沒有節拍的歌，即使你用心傾聽，聽了足夠久，直到你認為自己已掌握鳥兒歌聲中節奏變化的奧妙，可是一旦你跟著哼，就會發覺你的模仿失敗了——鳥兒還是能唱出新的旋律，也就是說，鳥兒的每一首歌，都是獨一無二的，都是它們即興的創作。

不是所有的鳥兒都是擅歌的。當你繞著湖邊小徑漫步，抬起頭，總會看到不少毛色漂亮的候鳥的跡——候鳥是不擅歌的，它有時像天神一樣站在沙地，抓在樹枝上，顧盼四方；有時又如獨行俠一樣，從高深的枝條間閃身而出。它們的毛色多麼漂亮！它們的尾羽多麼修長！當你看到棲息在湖畔的候鳥，你也會像我一般情不自禁發出驚叫與讚美。候鳥還是擅於隱匿的呢，你盯著前方，全力搜索，往往一無所得，可你剛回頭，眼角就好像出現了甚麼東西似的——它已趁你不留意時振翅飛翔，以天

使般優美的姿態升上天際，只留下模糊的影像與尚在顫動的枝條。雖然候鳥沒有留下歌聲，但牠已為我留下一個靜態的、超然的印象。

當然，不是所有的鳥都是避世隱居的修行者，至少有一種鳥是每天都會來找我們的，那就是麻雀。校園裡的麻雀是「與眾不同」的，當你第一次看見牠們，你會驚訝於牠們身形之臃腫。牠們渾身上下都是脂肪，胖得像被寵壞的小孩一樣，遠些看，甚至像南極企鵝的縮小版呢。這群貪得無厭的麻雀，每天中午都不忘到湖畔的食堂，專程等候客人離座的時刻。只待客人離座，牠們就一擁而上，爭奪那些杯盤裡的殘食。這混亂的戰事往往持續上演，直至所有的人都已飽食，再也沒有杯盤侍候牠們為止。於是，這群恣意妄為的禽類，只好拖著疲憊的身軀，一個接一個地跳回湖畔的沙堤稍息。在這個時刻，麻雀們可笑的姿態便展露出牠們天真的本性——飽食的麻雀們，把身體縮成一團，在沙地上來回摩擦，整理著自身的羽毛。牠們伸展著翅膀，仿佛仍為自己擁有翅膀而感到滿足，小傻瓜似的在沙地上跳躍。有時動彈不了，便只能作出飛行的姿態，然後一下子掉回沙地上。看樣子是飛不起來了，便又回去牠那整理羽毛的沒完沒了的工作上去。有時候，我會想，剛才牠們爭食的醜態，到底為了甚麼呢？牠們生而自由，為何還要自願接受世俗的枷鎖呢？還是人類的過錯，誘惑了牠們，強行把罪惡加諸在牠們身上。

窗外的鳥、湖畔的鳥、食堂的鳥，構成了一個鳥的城市、鳥的國度與鳥的世界。鳥無法了解人的世界，人又何嘗了解過鳥的世界？或許未來牠們的幽靈會幻化為人形，再次開啟一個高尚的、光輝的，或是衝突的、壓抑的世代。

二 山徑

山徑是通往神祕最直接的道路。白日走在大道上，你是不容易發現山徑的。行人，當心啊！在那些低矮起伏的樹叢之後，就是山徑的入口了。隱蔽、私密、走向多變是山徑的特徵，人類從來不會清楚它通往何處。

清晨，我受不住引誘走了下去，我頓時發現，另一個世界展現在眼

前 距離感忽然消失了，剛才進來的入口仿佛也消失了。那階梯像是懸掛在虛空似的，每走一步，都得擔心落腳點是否安穩，仿佛一不小心，便會滑入無間的深淵。走在枯死的落葉、濕滑的泥土與腐敗的昆蟲構成的山徑上，兩旁皆是樹，密密麻麻的樹，全都披著不懷好意的、陰森的綠，它們黑暗的輪廓彼此重疊，似乎不歡迎外來者的莽撞。飽受風雨侵蝕的老樹，被不規則的山籐緊緊纏著，像傾頹的巴特農神廟一樣，隱匿在流轉的時光中。

在這幽深的山徑裡，陽光是絕少有機會射進來的，殘留在地上的，往往是破碎的、不規則的、失卻熱力的光斑。於是，我連控訴的意識都失去了，只想一步步走下去，在這陡峭的山徑上加快步伐，把餘下的路程走完。可是，我越想走快一點，山徑就越顯得沒完沒了。剛轉了一個彎，新的山徑又出現在面前，剛走盡一層階梯，新的一層又安放在眼前。難纏的米諾斯迷宮！山神愚弄旅人之地！我唯一能做的事情，就是耐著心地走下去。

山徑是可畏的。它的可畏之處在於僅能容納一個生靈通過。一個旅人。一雙眼睛與一對皮靴。在這裡，呼喊是沒有用的，沒有途人的好奇，沒有遊人的閒逛，也沒有商人的販售，聲音迅速消融在空氣裡，成為虛無的見證。如此，山徑通往的是現世的居所還是更為幽深的所在呢？行走在山徑的人會不會失去生存的勇氣呢？這時，我期盼會有一縷輕風，把死亡的陰影驅散。

輕風是不會出現的，但這並不妨礙我了解山徑的本質。所有的山徑都是有盡頭的，無窮無盡的山徑只在幻想中存在，繼續走下去，出口處便是光明的所在。是的，我走著走著，一個微弱至僅可分辨的聲音，便出現在意識裡。隨著步伐加快，那聲音漸漸清晰起來。是流水的聲音！是溪水奔流的聲音！清徹的、澄明的溪水沿著山澗往下流，帶來了游動的生命與清新的氣息。越往山下，這毫不間斷的、歡快的聲音就越發清晰。溪水迅速於林間穿梭，像是有生氣在裡頭流動似的。受到了這有形的鼓勵，我的膽氣也就生出來了。再走幾步，我忽然發覺，已走到山徑的盡頭。那是溪流匯合的地方，那是湖泊的所在地，生命的源頭就在眼前。

了。於是景致一下子開闊起來，陽光再次射在我的頭頂上，那熱力讓我欣然喜悅。此刻，我已為幸福感所攫，再回頭，看著剛才走過來的山徑，心裡生出了一絲婉惜的心情。

三 午後

午後，我埋首在無盡的深山。

看山，我是永遠不會厭倦的。霧起之時，透過飽滿的水氣，群山若隱若現。近山作綠，遠山成藍，更遠的則帶上一層朦朧的紫灰色調。厚重的濃霧外，極目處，是淨白的宣紙般的海港。水氣自其上悠悠升起，有如大提琴奏出的長音。海面往返的商船，有如靜止一般，船過無痕，更添靜意。霧中的山水，全然是一派宋人山水畫的景致。

天清氣朗，看山，又是全然不同的感受。看啊，看這無暇的天空！春日午後的陽光穿透了白紗窗，窗格剪著天空的雲彩，像布袋戲玩偶的投影。微塵從窗外飄進，輕柔地落在窗檯上。這是令人忘憂的午，投射在紗窗的樹影輕盈地晃動著，像搖籃曲似的。滿是生氣的陽光，神氣地眨著眼睛。旅人們的身影在陽光中融化了似的，消解在遠處冉冉而上的光霧。外出郊遊的體態優美的淑女們，高跟鞋敲在長了青苔的石板路上，檀板互擊一般，發出清脆而短促的聲音。陽光灑遍沙地與石磚，沙地上滿是幼童的笑聲，讓人憶起充滿歡樂的童年。從仰躺在草地上的老貓，到怡然自得游動著的溪魚，天地萬物都在享受著陽光的恩賜。

躺在草坪上，我靜觀天上浮雲幻化疊置。坐看雲起，眾山入眼，能不忘情嗎？輕輕呼吸著，如絲般的鼻息與風的耳語。

於是，我的心神慢慢變淡了，像滴在紙上的水彩，染開來了，只剩下一抹淡淡的色痕，分不清是藍還是綠，是天空、森林、還是泉水。一切的節奏都緩慢下來，像是加了弱音器的弦樂的質地，既輕且柔，在意識的最深處飄著，極光一般，為午後的夢添上一陣華美而高貴的哀愁。

四 林間

白日將盡，我從鋪了碎石的小道走入林蔭，看到的景象迥異於日

間。透過葉間縫隙的靈巧的光斑，如同無數晶體懸掛在樹上。多角的閃爍的晶體。晶體的每個面、每條稜，都注滿了淡淡的瑩白光茫。我邊走邊看，光斑在重重疊疊的樹層後彈跳著、轉動著，美極了。有時候，在視線的方向上，這個光斑消失了，多走幾步，下一個光斑又出現在同樣的位置上。輕盈的柔光在樹頂無重力般懸浮著。我像是盤據在海床的多足生物，附近是色彩斑斕的珊瑚礁。搖曳的樹冠，仿如旋渦下擺動不停的珊瑚，精巧的葉子是珊瑚剛長出的嫩芽，粗壯的樹幹則是巨大的海草，懸浮在大海的中央。

黑夜快要來臨了，穿透林間的陽光越發微弱，但正是這柔弱的光，讓我看見叢林另類的美。林間早已不聞人聲，只遠處傳來犬隻的兩三下低吠，或是野鳥從樹枝的一頭到另一頭的蹦跳，以及枯枝落下的聲音。風漸漸靜息了，枝條止住了，枝上的葉子膠著了，只有枝上最細嫩的葉子耐不住寂寞微微擺動。孤立的光點凝聚起來，結成星團一般的光球。那些光球像是居在天穹上，神話中永恆的神祇，帶著毫不刺眼的、讓人能直視其中的微光。可惜，再美麗的華冠還是要凋萎，再動人的華人還是要隱沒。

入黑了，林間最後一絲亮光也消失了，只有小道旁孤零零的路燈亮了起來。途人走了，路人走了，奈不住寂寞的人也走了，這無盡的海域要陷入無盡的寂靜了。樹間的群星一顆顆地熄滅了，一開始是那些離群遊走的光點，接下來是那些疏離的光斑，最後，連光球內的光茫也暗淡下來，只剩下少數不屈的光球在堅持著，如同孤島上的燈塔。但誰能阻擋黑夜的來臨呢。結晶在光球內的微光徐徐消散了，像是病人僅存的氣息，再也收不回來。再也沒有光了，夜來臨了。

五 夜巡

在夜色的掩護下，我跨過湖水的邊緣。日間的熱氣業已消失殆盡，最後一絲光線也隱沒了。深沉的湖水，巨大的黑曜石似的，要與夜色融為一體。我坐在湖畔的長凳上，任由夜色引導我的心緒。潛伏在草叢的蟋蟀與蝸蝓，規律地鳴唱。山澗注入湖中，豐沛的水流擊打著石塊，激起了無數

微小的旋渦與泡沫，泡沫一個接一個、一串接一串地碎開，發出微弱卻清脆可聞的聲響。湖畔，處處透露出驚奇。偶爾，蛙兒剖開寂靜，蚊蚋牽走思緒，然後一切又歸於平靜。這是難得的靜謐時刻，也難得被打破。

在夜風的撥奏下，湖水靈動有如被延伸擴展的樂思。不知情的白鷺向天空翔去，留下月光在湖面出神。我隨著晚風到處走動，走在那濕潤、溫暖的石板路上，感受青草的彈性與柔軟度。我走到一棵老榕樹底下，老榕樹的枝條像母親要擁抱孩子似的，帶著暗綠色的葉簇往外延伸，它的氣根像關公的美髯一般，從不同的角度與方位冉冉而下。夜風挾著自然的香氣傳入鼻孔。松木特有的深沉香氣，荷葉清涼淡雅的香氣，青草在水氣滋養下的香氣，以及山澗翻起的藻類植物的清新氣息。

抬頭，湖心處的亭子等待著我。自亭的中心，兩道光帶往外平行延伸至岸邊，微弱但穩定，是夜裡照亮彼此的路燈。走到橋上，一陣奇妙的美感傳來。路燈落在湖面的影子微微晃動著，閃爍的星光般穿越擾攘的大氣。在微風的吹拂下，閃動的燈影有時像是完整的光球，有時卻碎開來了，碎成玫瑰花瓣一般的光圈，環繞著光心轉動起來。不遠處，微風吹拂下，一枝荷花正輕輕地搖晃著腰肢，露珠在紋理細致的荷葉上滾動。被露珠所放大的光點，帶著韻律地跳躍，明滅不定，像是回應著風的節奏。稍遠之處，數條小魚探頭而出，拱起了數串水泡，帶出一圈圈的漣漪，漣漪帶著路燈的水影浮動起來，讓我看得為之心醉。在更遠處，一切便盡皆在黑暗中。

我收回目光，身旁是一隻多足的蜘蛛，在走道欄杆的虛空裡，編織著旁人不易察覺的夢。成熟的葉子，旋轉著自空中掉落。「自此，時間與空間都已成為陰影，只有兩者的結合才能獨立存在。」

不就是這樣嗎？

六 日出

天快要亮起來了。我坐在山頂的涼亭上，迎著海風，等待著日出。在濃得化不開的霧氣後，群山隱若可見。飄浮在群山之上的、巨大的雲

朵一一自深空現身，有如尼斯湖面濕漉漉的水怪拱出的背。這時一隻鵜鳥自驚恐的惡夢醒來，發出剎車般的尖銳鳴聲，一下子劃破寂靜的夜空。一隻黑貓自林間躍出，與我擦身而過，以無辜的眼神看了我一下，便消失在眼前。這是夜的最後時刻，天地間一切事物皆籠罩在一種無法捉摸的神秘氛圍中。夜空的色澤從棉質的暗紫色，轉成一種金屬質地的鈷紫色，仿佛有亮光要穿透重重的天球抵達地面。近處，山坡上的樹木仍拒絕著人們的窺視。黑漆漆的、密不透風的有如一堵立牆，這些沉睡的樹木還在遙不可測的秘境，做著稀奇古怪的、沒有色彩的夢，唯有那微微抖動著的輪廓，預示著它們的蘇醒。遠方傳來持續的、固定節奏的、山泉流過疊起的石塊點滴落下的聲音，像是西塔琴撥奏出的印度古調Saga，在山間響起了豐富的共鳴，幽遠且清澈。

日出的勢頭越發明顯了，海港的燈光漸漸失去了原來奪目的色彩。在黎明的微光中，島嶼伏在海面，不動聲息，與濃重的霧氣溶為一體。晨風往海岸吹來，吹皺了海面，層層波紋隱約可見。日出了，天亮起來了，剎那亮起來了。那像是有股無以名之的力量，抽動著、吸納著黑暗，讓它消失在霧氣裡。於是，海面亮起來了，視野隨之開闊起來了，動人的畫面展現在我面前。松枝帶著細葉，在海風的吹拂下，往天穹伸展。鳥兒不約而同地醒過來，紛紛唱著歡快的晨歌。在那歌聲之上的全是天空，無際的天空。在天空的氣魄下，群山也退縮了，像畏懼於威嚴下的僕人般牢牢守在海天交接處。

每一次低頭，再抬頭，天空的亮度與樣式已不一樣了。儘管海港仍是被濃重的霧氣包圍，可是，雲端透出的藍灰色調，已漸漸取代了原來的紫灰色調，只在天海盡處保留下一抹紫調，像是天地對夜的最後記憶。如果上帝要窺視人間，他或許也會選擇這個時刻。這時，遠方傳來了第一班列車的車輪碾過鐵軌的聲音，我好像能感受到經過鐵軌時車廂的振動。那接連不斷的嘩嘩聲，提醒了我，睡去的人要醒來了，在夜裡被遺忘的世界要找回生氣了，群鳥要唱起晨歌來了。一雙互相追趕的早鳥的鬼魅般的黑羽劃過晨空，又墮回林間。海面的平靜再次被打破，遠方駛來了一艘渡輪，穿過海面切出了一道白帶似的波浪，像穿越荒漠的行者，又

像穿越黑暗的流星，像摩西借助神力般分開紅海，那海面於是閃耀起來了，像突然閃耀起來的新星般明亮，讓人一下子適應不過來。那拱起的波浪往兩旁推擠，漸漸擴散開來。天更亮，亮得無可復加了，海島間的建築物的輪廓也漸漸展現出來。看那天空的色調！那讓人全身震動的閃耀著光芒似的銀灰色調！看那海面，在釉一般的色調下，連最細致的紋路都被映照出來，像是宋代哥窯瓷器的裂紋在流動，光影流轉，無可挑剔！又一艘航船開過海面，它們互相追趕著，在海面上相互參錯，交著無痕，只留下了閃白的光帶，一道兩道，無數道，自近而遠，延伸到天邊。那海天交接處最是迷人，是一片洗滌過的染了水墨似的灰藍，有如鋪出了一幀山水畫卷，漸漸過渡到天際閃亮的銀灰色調。若天堂也有一種色調，我想，或許會是這種淡雅但又閃亮的銀灰色調吧。

得獎感言

首先，我要感謝主辦單位舉辦是次比賽，讓年輕人得以在競爭中磨練文字技巧。其次，我要感謝鼓勵我寫作的友人。我是一個內斂的人，一直缺乏內在的動力讓我越過自我懷疑，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。多得友人的鼓勵，把我的文章催生出來。另外，我要感謝中文大學，中文大學依山而建的校園提供了我無數靈感。最後我要感謝的是香港這個充滿活力的城市，我無法忘懷在尖東海旁聽濤、在文化中心賞樂的時光。祝願香港能朝向更國際的文化發展，成為一個真正的「亞洲國際都會」。

評審意見

毛尖女士：

平常生活在作者筆下有了新鮮面貌，作者的思緒雖然偶有放大之嫌，但整體而言相當清新。